

■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

井的回忆

□柯高军

现在,住在城市的年轻人对井的印象已很淡薄。早晨起床来到卫生间、厨房,水龙头一拧,清澈的自来水便哗哗流淌。然而,我们这些解放前和解放初期出生的老人,坐在绿树成荫的公园里,聊起井和吊水担水的艰辛,却有许多切身的体会,大家会赞叹经济发展的快速和

社会的进步,赞美现在小康生活的美好。解放初期,永城人口约一万,方圆几平方公里的城区约有二十来口水井。据上辈回忆,山川坛一带有龙泉井、太平池井等,河头一带有河头溪沿井、下台门井,沿城至黄店堪上封寺一带有沿城井、三眼井、上封寺井等,上街西街东街,虹霓太祖、武义巷、大司巷至华溪沿一带都有多口井。记得那时,打水较多的有井头巷内的井。

那时,永城下街至许码头地势低,上街一带地势高。所以,下街的井水离井台只有几米,而上街的井水离井台有的有十来米,打水是件很费力的重活。

那时,我家住山川坛龙山祠附近,临近南溪的龙泉井离我家最近。这口井水质清澈,冬暖夏凉,且常年不枯,放绳几米即可打水。冬天,用井水洗衣洗脸手不僵。那时没电扇、冰箱、空调,炎热盛夏,打桶井水浸西瓜香瓜,一两个小时

后切瓜入口,味道特凉特鲜。我家去龙泉井担水只要斜过街路,走过八十来米长的巷道,就到井边了。那时,父亲工作忙,母亲体弱多病,不到10岁的我就要担水了。担水时,用的是一只大水桶,一只打水的小井桶。大人打水站在三四十厘米高的井台上,吊上四五桶水便装满了两大桶。而我人小力弱胆子又小,只好站在井台边,借着井绳与井台边摩擦的力打

水,十分艰难。一次,因打水时不小心,小井桶的箍被井壁刮落井里了,差点连桶板都裂开了。母亲闻讯赶来,到井边熟人家借来田耙竹和杀剑(镰刀),将杀剑扎在竹尖头,再将竹尖伸进井里,不一会就将桶箍捞上来了。

那时,几乎家家都有水缸,大小差异而已。我家水缸能装两百多斤水,一次装满可用四五天。由于吊水担水的艰辛,母亲常用‘洗脸不上斤,洗浴不上秤(一秤约10斤)’的俗语告诫我们,节省用水,每次洗脸只淘小半盆面盆水,小孩洗了才大人洗。洗菜洗衣都到南溪或卢埠塘。

那时,实在缺劳力的人家只好“买水”,请有力气的人担水,按担水远近论价,每担三分至一角。学前巷有个叫长春的汉子,常年在井头巷井为附近住户,及县前的几家饭店、茶馆、早餐店担水,路远一点的每担八分至一角。

井边最热闹的时候是盛夏的早晨。那时除了来担水扛水的人多外,一些乡下来卖凉粉的农民也来凑热闹。他们挑来凉粉桶和碗碟,打水灌满桶,然后将装有凉粉子的布袋放进冰凉的水里搓呀绞呀,将井水搅成乳白色,变稠后,才挑担子上街设摊卖凉粉。

赤日炎炎。赶集的人口渴了,花一二分钱来碗凉粉,喝起来凉及肺腑,爽快极了。

为维护井水清洁卫生,约隔半年,热心人就会筹资雇人“换井”。先在井边显眼处张贴告示,定于某日换井,请大家储满水缸水桶,因为换井需‘停水’一天。换井那天,几位正劳力先将井边流向溪里的水沟清理干净,之后三名壮汉用三只吊桶快速打水,水位低了,就用井绳放入下井底用勺淘干,再快速

将井底杂物乱石淤泥清理光。“换井”后渗出的水较浑浊,一般要等第二天才恢复清澈。

除了换井保洁外,县防疫站也很重视井水卫生,每隔一段时间就来取水化验,必要时进行消毒,特别是洪水退后,对井水消毒工作就更重视了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,县里办起了自来水厂,在地势较高的戏院与电影院之间的操场上竖起水塔,由于供水量少,用水单位和居民也不多,大多数人还是饮用井水。

七十年代末,自来水厂移至永富桥(现为丽州桥)南桥头,用清澈的南溪水加工后供应城区。

进入八十年代后,随着城市建设步伐加快,自来水厂规模也不断扩展。厂址移至南山后,接通了杨溪水库的供水管道,自来水大普及了,用井水的人也越来越少。1999年春夏期间,胜利街大拆迁,永城几乎有三分之一水井被湮灭。随后,解放街拆迁,东库、塔海等村老村改造工作开展,能留存的水井就寥寥无几了。

近日,为寻找旧城中仅存的古井,我从江城桥出发,走过河头上下台门,和平大桥、大司巷小学、老武义巷、虹霓太祖,终于在吕公望旧居西面,正在修缮的林景卿旧居旁找到了一口古井。此井台为六角形,用青白石打造。我仔细看了井圈外皮,只有下方的一个“造”字还依稀可辨,可见此井的年代已很久远。

正在打水洗涤的80多岁的朱阿婆告诉我,此井水脉很好,常年不枯,这些年来周边到处建高楼大厦,按理会截断水脉,可此井井水仍很充盈,附近居民还常用井水洗衣洗菜。

虽然现在已基本不用担水,但水井成了不少人的回忆。

把美好的时光
浪费在美好的声音里

朗读频道

永康日报社 永康市作家协会

酒是粮食
遗弃的孤独
(外二首)

□吕煊

一颗谷子凝聚成一滴酒,
要经历多少种煎熬和跋涉。

酒从微小的唇开始扫荡我们辽阔的血液,
抵达云端,向上攀援的语速,
除了热爱更要内在的冷静。

一滴酒里糅着生活里的爱和曲折,
每一滴血液便会饱满发出声响,
屋檐下的灯,透出夜色里的美好。

酒,在爱人的眼里是妩媚的贵妃,
她的夜,酒又是粮食遗弃的孤独。
血性的男子习惯挑逗他的坚硬。

酒,更多的是孤独者的招摇,
她可有可无的章法,
绵里藏针,必定是存放多年的佳酿。

面对所有的苍白,用酒
是最好的掩饰,
能爱的一定会有开花结果。

在宁波车站停留

车站很干净也很嘈杂,
没有人认识我,
也没有我认识的人。

我很矮小夹在他们的热闹里,
旁边一个青春的少女,
轻声同男友说着话。
我听不懂,但我还是看着她。

她很漂亮,知道我注视她,
还有一些其他想法。
她或许高兴或许装作不懂,
一直不停地同他的男友说着话。
车,终于来了。
我提着行李上车,
她也没有同我说一句话。

旧书籍

在一本老旧的《大家》杂志上,
看到一个名字,
雪梅,山东姑娘。

那是在1993年的燕园,
某个夜晚,我曾紧紧地拥抱这个名字的姑娘,
右手极其灵巧地穿过她的内外封锁,
突袭她的高地。

多年后,我坐在妻子的车上,
突然想起这一次有益的探索。
是这一次模拟战役,
让我成功地娶到了
一个我生活中的妻子。

追赶阳光的老夫妻

□左米

从我的北阳台望出去是后面那一幢人家的南阳台,北阳台连着厨房的进出门,这个空间基本上用来搁置一些物什,而南阳台日照充足,承担了整个家庭的衣物晾晒重任。

我是一名家庭主妇,我有很多时间在厨房驻足。我的洗碗池正好对着阳台的玻璃隔门,所以抬眼的经意或不经意间,我有很多机会注视到对面的阳台,经常看到一对老夫妻在阳台活动。从偶尔晾晒出来的玩具公仔,可以看出他们家有一个晚辈小孩,不确定他们是那孩子的爷爷奶奶还是外公外婆。可以确定的是,这对老夫妻承担了那个家庭洗洗晒晒的家务。

每天总能看到两人交替着在晾衣收衣,一会儿这个出来一会儿那个出来,这里摸一下那里动一下。印象特别深刻的是,两人时不时地出来挪动衣物追赶太阳。太阳东升西落,跟着这个轨迹阳台的日照也有一个照射度的迁移,这一刻阳光照到的地方过一会儿就晒

不到了。一般的人家,衣物晒着也就晒着,晒上一天不管怎样该干的都会干,该蓬松的都会蓬松起来。老人一会儿出来把鞋子挪一下位置,一会儿又出来把挂着衣服的衣架左右换个方向,或者把那个移动的小型晾衣架往边上有阳光的地方推一推,一会儿又出来把被子翻个面。晾晒前能看到他们站在那儿把每一件衣服都抖得十分平直,悬挂出去的每一个衣架都要左右衡量,间隔很匀称。那种神情笃定那种慢条斯理,足以显现他们有足够的耐心和足够的时间来做这么一件事,或者说是任何一件事。在我的眼里,他们生活的意义全部装在了那个仅6平方米的空间里。这个时节刚刚入秋,天还未转凉,已看到他们在晾晒换季的长袖衣物了。

虽悄悄目视许久,但跟老人仅有过一次隔空对话。那天,我站在阳台目送楼下先生的车子离开,抬眼的瞬间与对面阳台的老人对上了眼。他正伸着一根长竹竿在拍

打靠近他家阳台的一棵玉兰树,说是树干长得太高枝叶茂盛很遮阳。他试图拍落一些叶子或者拍断一根枝桠吧。然后,老人说,看你每天都起得很早,真勤快呀。我有早起为家人做早餐的习惯,持续了很多年。原来,老人也通过他们的南阳台关注到我们北阳台这边的我。在他们的观察加想象中,我又是一个怎样的我呢?

我有时不由地想,这两个老人此刻的生活习惯会是我们老年的写照吗?当时间衰老,我们已经没有了那些迫在眉睫的事情要办,我们有的是时间去等待,也许没有等待一朵花开等待一场雨落的诗意,却有着等待阳光走动的现实,等待晨昏日暮、等待一件悬挂的衣服从沉重低垂到随风轻扬。有一点值得期待的是,此时的他们、那时的我们,必定跟此刻的我一样内心都充盈着爱。

如果真有那么一日,虽然在旁人眼里看来略显无聊,可是那也是很幸福的呀。